

新園集

贾
芝 著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I207.7/11

民间文学理论研究丛刊

新 园 集

贾 芝 著

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一年·北京

885919

民间文学理论研究丛刊

新 园 集

贾 芝 著

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翠微路2号院主楼)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海淀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6\frac{5}{8}$ 字数150,000

1981年4月第1版 1981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10229·0030 定价0.85元

前 记

这里编辑了我从一九六二年迄今的有关民间文学的评论、工作报告和随笔之类的文章，题名《新园集》。

取名“新园”，是因为我国各民族的民间文学的记录、整理、出版和科学研究工作是一块新的园地。各种民间特有的文学形式，不计其数的各族人民的口头文学创作，品种繁多，万紫千红。我们从中看到大量的古老的民族文化遗产、社会历史的记录、人民大众惊人的艺术创造以及社会主义时代的新国风。这一切，使我们看到一个新的奇异的百花园。

对我个人来讲，我仍然要说，我是这块新的园地上的一名园丁。我来到这块新的园地上，虽然经历了漫长的道路，也不过只留下几个脚印。十年浩劫，使我们的工作中断了，出现了很长的一段空白。我个人也是劫后的幸存者。这个集子里收入的文章，就写作时间来说，前后竟达十八年之久，而文章寥寥，岂不可叹？

寥寥几篇文章，也是许多同志艰苦拓荒，共同留下的稀疏足迹。我还要说，我不过是一个热心的学徒，我愿意和同志们一条新的道路上携手前进。如果说我们在这块园地上的辛劳，使我国这样许多民族的丰富、奇特的人民口头文学得以问世，已经取得了不少新的成果；那末，在三中全会以后民间文学工作蓬勃发展的今天，我们更需要奋发努力，辛勤耕耘，以期迎来科学艺术的春天。让我们的足迹踏遍天涯海角。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三日

目 录

前记

一九六二年

给安徽蒙城县文联民间文学研究小组的复信…………… (1)

一九六三年

发扬民间文学的教育和战斗作用

——谈民间文学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服务问题…………… (10)

一九六四年

谈解放后采录少数民族口头文学的工作…………… (26)

一九七八年

扼杀民间文学是“四人帮”反马克思主义的一场疯狂表演

——兼驳“文艺黑线专政论”…………… (51)

大力开展民间文学工作，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职责…………… (73)

《中国民间故事选》再版后记…………… (81)

一九七九年

《少数民族诗人作品选》序…………… (87)

喜赞莲花山的新“花儿”

——兼评禁歌……………(94)

歌手们，为“四化”放声歌唱吧！

——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五日在“全国少数民族
民间歌手、民间诗人座谈会”上的讲话……………(103)

团结起来，为繁荣和发展我国的民间文学事业而努力

——在中国民间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
的报告……………(118)

一九八〇年

序《一个女歌手的歌》……………(146)

关于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状和发展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三日在中国民间文学
工作者与日本口承文艺学会访华代表团座
谈会上的发言……………(150)

一九八一年

关于社会主义时期民间文学工作的方针问题

——兼评张弘同志的“改旧编新”论……………(163)

瑞丽之行散记……………(189)

给安徽蒙城县文联民间文学研究小组的复信

蒙城县文联民间文学研究小组的同志们：

你们由《民间文学》编辑部转给我的一封信，已收到。虽然我们第一次通讯，但我觉得同你们是很熟悉的。我早就读了你们的捻军故事，最近又从参加过你们的座谈会的同志处，知道了你们总结关于搜集、整理捻军故事工作经验的一些情况和你们未来的工作计划。这些都使我获益不浅，感到兴奋。

在义和团故事发表以后，汉族近代民间故事中最受读者注意的，显然就是你们的捻军故事了。这些故事是中国近代革命传说中的一个很有特色的部分，很能反映中国人民过去一个历史阶段的革命斗争，你们的记录整理工作，一般也做得比较好。在我回答你们的问题以前，祝贺你们取得的这个重要的收获！

你们向我提出的关于《洪大海》的质疑，很好。这说明我还有必要把我在谈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时举《洪大海》为例的原意略作一点补充。

你们的质疑是：我既然主张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应当遵守“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原则，为什么又举与此原则相违背的《洪大海》为例，鼓励张士杰的创作，而不否定这个作品呢？岂非自相矛盾？你们感到，倘若鼓励这样的作法，兼收并蓄，就不好向一些对待整理民间文学不持严肃态度的人作解释。你们还担心：这样一来，就会有第二个《洪大海》、甚至超过《洪大海》的新编故事出现，那末，八个兄弟对付武举老爷一类真正的民间

传说，便会因这些《洪大海》的出头露面而永沉大海。

的确，倘若有些并无意于认真采录、整理民间文学的人想在这里找一个隐蔽所，为他们任意篡改民间创作辩护，那自然不是我的初衷。但是，我想我们也不必为这部分对待民间创作缺乏严肃态度的同志担心，因为假如他们不改变自己的观点和做法，他们反正总归是要找一个隐身法的。

《洪大海》的作者张士杰在写这个作品的时候，看来他还不是很了解整理民间文学与利用民间题材来进行改编、创作应有不同的要求，但他的工作态度却是严肃的。他企图努力重新塑造民间传说的人物，在作品中体现旧时代人民群众的反抗精神和力量。他以为自己是在整理民间的东西，可是事实上他是在改编民间的传说，他利用民间流传的八兄弟故事的素材创作了一个《洪大海》。这个《洪大海》是一个意外的可喜的产儿。它与民间原来的传说不相同，但它从内容、语言到风格，都比较充分地保持了民间创作的特色。

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个意外的产儿呢？

我认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当从《洪大海》的例子认识什么是整理工作，什么属于创作范围的“改编”工作，以便使我们今后再整理民间作品的时候知道怎样做才好。我是把《洪大海》作为改编的成功的例子来欢迎的，意思也就是说，它不能作为整理民间文学的范例。我们知道，有两种情况应当区别开来：有些同志在刚开始参加整理民间文学工作的时候，一时分不清整理与改编、创作的应有差别；有些同志则是相信自己的创作能力超过了相信人民群众的创作能力，以为民间创作非要经过他们的创作加工才成。他们因而也就往往会把《洪大海》或类似的改编得比较好的作品当作了整理民间文学的范例。这种观点当然是错误的。可是我们也不必因此就否定《洪大海》这样的作品。我们不是也主张

改编民间创作、或利用民间题材来再创作吗？那么，《洪大海》既然是一个意外的可喜的收获，我们也就应当欢迎它。我觉得，只要使人们了解《洪大海》是一个改编文学的成功例子，而决不是一个整理民间文学的成功例子，也就够了。如果有第二个《洪大海》甚至超过《洪大海》的新编故事出现，那怎么办？我想，我们还是只有欢迎。而且，我们在民间文学的基础上进行改编或再创作，还应当是自觉地、有计划地来做，不能只是满足于欢迎出人意外的幸运的产儿。在我们发掘和充分利用民间文学艺术宝藏的这个新的历史时期，当各种有关的工作都需要有人来做的时候，我们对于各种不同的成果，包括意外的产儿，只能采取欢迎的态度。因为我们只有兼收并蓄，同时又分清不同的工作性质，才能在我们的面前广辟道路。

我觉得有必要强调这两点意思：

一、不要轻易添改民间创作。不难看到，凡是没有经过认真研究而仅凭一时的兴会来修改民间创作的，虽然所谓“点石成金”的情形未尝没有，但结果，往往不是改好了，而是改坏了，不是改对了，而是改错了。不了解劳动人民的生活，不了解以往的社会生活，不了解民族的风习，仅凭个人想像妄动斧凿，必然会使作品受到损坏。而且，我们往长期流传的、经过时间考验的民间作品里新添一段情节，或改变作品中人物的精神面貌，即使设想得还不错，把它改得俨然就象是当时当地的作品，那也仍然不能说修改了以后的作品还是人民群众自己过去的作品。这样做，显然超出了整理民间文学遗产的职责。你们在总结搜集整理工作经验的讨论中，有的同志曾提出发表在1959年9月号《民间文学》上的《牛丙砸盐店》，这的确是一个很好说明问题的例子。《牛丙砸盐店》这个故事原来的结尾，是说牛丙在刑场上被刽子用手用大刀一砍，人头落地，老百姓看不下去，一个个擦着眼泪走光了。

整理者把这场震动人心的现实悲剧改换成了一个神奇的结尾：刽子手把刀砍下去，突然平地冒起一道红光，顿时飞沙走石，天昏地暗，人们都被狂风刮得抱头逃跑了；一阵风过，刑场上只留下巡抚和刽子手的尸体。整理者让反动统治者和他的爪牙当场受到了严厉的惩罚；牛丙呢？一道红光掩盖了他的悲剧结局，他胜利了。这样一个表面看来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结尾，我们的刊物编辑没有看出它是新创作的。而这一改，就使民间传说丧失了它原有的那种撼动人心的现实内容。现在的改法，不仅意思含混不清，还可能给人一种天意惩罚的神秘观念。如果说旧时代的作品有这类天意惩罚的描写还能表示一些人民的愿望；那末，我们时代的人把民间创作中原有的那种现实主义的结尾改换成这样一个反映旧时代宿命论观念的神秘的结尾，恐怕只能使作品受到损伤。有的整理者也曾发现过：在他的原稿中，凡是他所添枝加叶修改了民间原作的地方，刊物编辑都作了记号，他佩服做编辑工作的同志有眼力。其实，问题还不在刊物的编辑有眼力，而是恰恰说明：个人凭自己一时的偶然设想创作的东西要想在艺术上超出民间长期流传的集体创作，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勉强镶嵌上去，就象往一件旧衣服上缝一块新补钉一样，恐怕很难与原来的色调配合。整理者为什么一定要这样煞费苦心而自寻苦恼呢？据说还有一个原因：有些报刊、出版社的编辑同志要求搜集者把民间故事改得更美些，改得更适合于向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这些编辑同志只从自己的主观需要出发，贪图收到一时的效果，他们不大考虑什么记录忠实或不忠实的问题。搜集者为了使自己苦心搜集的作品能够得到发表，不致搁置无用，也就勉为其难，对作品加工润饰一番，以满足编辑同志的要求。可是，这就使我们的搜集者不能不感到苦恼了。我们知道，流传至今的民间文学，有很多今天仍然可以作为群众的读物的。它们可以用来教育新一代，从各

个方面培养他们的共产主义思想和高尚的品德。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倒不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意图来修改民间创作。民间文学有它独到的地方，我们只是要善于发挥它的作用。把古人的作品改得面目全非，并不是一种好办法。只要我们的搜集者认真体会民间的东西，只要他们欣赏作品的能力和写作能力比较好，经过他们严肃认真的整理，是可以使民间作品发出迷人的光彩的。当然，如果编辑同志认为有必要的话，是可以组织搜集者、作家根据民间创作进行改编的，但那却是另一回事了，

二、踏踏实实地做调查采录工作，是我们时代的一个光荣职责。不屑于深入群众，耐烦地进行民间文学的调查采录工作，而急忙于找材料进行创作，或者只是把搜集民间文学当作进行创作的准备阶段，这当然不属于一个民间文学工作者的职责范围。这种风气对民间文学工作是不利的。抱有这种看法的同志，似乎还不甚了解发掘民间文学宝藏对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进行文艺创作是整个民间文学发掘工作的目的之一；或者更确切地说，采录民间文学会为发展新文艺创作在继承民间文学的优良艺术传统上提供重要条件，同时也为作家、艺术家开辟一个方面的（历史的、民间的）创作题材的来源。我们显然不能把进行创作准备看作是民间文学工作的首要目的、甚至唯一的目的。民间文学工作者可以同时是一个作家，他既参加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也从事创作活动。对于这样一些同志来说，的确也只有经过艰苦深入的调查研究，才有更好的条件来利用民间的题材进行创作。他们搜集、研究民间文学的过程，是向群众学习的过程，也是从民间文艺吸取营养的过程。假若只做了一点搜集工作，就急忙于进行创作，势必材料不足，面壁虚构，这自然也会使作者招致苦恼。这样，即使勉强可以采用民间题材来创作，怕也不易充分利用民间传说的精华，不易体现民间传说人物的精神面貌，

这种缺陷我们在近年来某些利用民间传说改编的电影作品中是可以看到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民间文学工作者的光荣任务，就是把民间文学从口头上采录下来，加以必要的整理，使好作品都不至失传，都能推广流传。绝不可以轻视民间文学在艺术上的成就。把它们用文字从口头上记录下来，很好地加以挑选整理，我们的文艺宝库里就会添加许多的好作品。搜集民间文学可以被当作进行创作的桥梁，却不可只是把它看作桥梁。有些同志曾经把搜集民间文学和进行创作看作是民间文学工作的两个阶段，这是不妥当的。作为民间文学工作者，我们主要的职责，还是发掘、研究和推广民间文学作品本身。在全国各地深入调查采录民间文学，是我们的时代向我们提出来的一项重要的光荣职责，我们必须特别注意从老年人那里抢救民间文学。

我们今天在党的领导下，作为劳动人民中的一员，深入群众搜集人民的口头文艺创作，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它们进行分析和研究，我们是有条件比过去任何时代的学者都做得更为出色的。单是一个蒙城，你们还只是走了一部分村庄，就已经在挖军故事的发掘上做出了出色的成绩；如果象你们所计划的，把蒙城县的十几个人民公社、一千多个村庄逐一反复地进行深入的调查采录，那成绩无疑将会是很可观的。你们有了三年的工作经验和工作基础，继续做起来会比较顺利。听说有人批评蒙城的文艺工作，除了搜集整理出一些民间故事，其它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民间文学研究小组有些同志听了这个意见以后，就产生了多搞创作的想法，放弃了搜集工作。我以为这是不必要的。姑且勿论这个批评是否恰当，你们搜集了一些民间故事，并且在发掘挖军故事方面取得的成果很突出，这正是蒙城民间文学工作的一个可喜的收获。决不可轻视或低估这个成果。我以为还应当使蒙城已经突出的这一点再加突出，再接再厉，而决不中途转移阵

地。你们小组现在已经制订了进一步开展蒙城民间文学搜集工作的计划，我们是很赞成的。我相信你们会使全国广大读者有机会看到更多的丰富优美的蒙城民间文学，更多地了解蒙城人民过去的斗争历史和他们的文艺创作。

请原谅我上面说得远了一些。我的意思不过是：我们从《洪大海》这个作品的产生，应该得到关于搜集、整理民间文学的有益的启示；我对于蒙城县民间文学研究小组的工作寄以热烈的期望。我的那篇谈搜集、整理民间文学的文章，还希望你们多加批评。你们如果发现它还有什么错误或缺点，务祈随时指正。你们在实践中是一定会有新的发现的。预祝你们的丰收！

此致

敬礼

贾 芝

1962年1月4日

附录

蒙城县文联民间文学研究小组的来信

贾芝同志：

我县民间文学研究小组的同志们，最近学习了你在《文学评论》1961年第四期上发表的《谈各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的文章后，得到很大启发。我们认为这篇文章对于从事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的同志，特别是对于我们刚入手这一工作的人来说，是有莫大帮助的。通过学习座谈，我们明确了做好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的几个基本问题：一、要全面搜集；二、要忠实记录；三、要慎重整理；四、要掌握科学的搜集、记录和整理的方法。这些新的收获，无疑地对于我们今后继续搜集整理民间文学

的工作，定会大有帮助。

从你的文章来看，你是竭力主张民间文学的“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原则的，你在文章的第四段中说：“……既然‘整理，就要动，但我们坚决反对任凭主观的设想乱改，整理工作同样要求忠实于民间原则。特别是整理民间文学遗产，要用新的观点和方法，需要有站在无产阶级立场的批判的眼光，并采取阶级分析的方法，同时又严守历史主义的原则。墨守陈规的资产阶级的观点和方法，毫无革新观点，或将古代作品现代化，陷入反历史主义的泥坑，是同样有害的。”我们读了你这段话，是完全同意你的说法的。不过，你在举出义和团故事《洪大海》的例子中，有个问题却使我们不够理解。《洪大海》原是八个兄弟反对与洋毛子勾结的武举老爷的故事，经过整理者集中塑造，故事中的英雄变成了一个。看来这篇故事的创作成分是不小的，可以说它是与原来的传说故事有根本的区别的。我们认为这篇故事根据民间文学“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原则，它是不能与民间文学相提并论的。“故事基本情节没有改，只是换了它的主角。这个新产品作为改编的例子是成功的，作为整理的例子，我们便不能说它是忠实的了。这个故事如果按照原来的八个兄弟对付一个举人老爷的情节整理，我们是看不到洪大海这个大力士的，可是也有它的民间味道。因此，我们应该欢迎张士杰创作洪大海的努力，不可否定这个作品。”我们读了你给予张士杰同志创作《洪大海》鼓励的这段话，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若是再有许多民间文学工作者象张士杰同志一样，放着原有搜集的故事不去整理，而去集中塑造典型的英雄，是否也会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倘若如此，我们认为今后不但会出现第二个《洪大海》，而且甚至会有许多个超过《洪大海》的新编故事出现。那么，这些《洪大海》的出现，是否会使那些原来民间传说的兄弟八人对付武举老爷的故事永沉大

海呢？若二者兼收并蓄的话，对于整理民间文学不持严肃慎重态度的人，又作何解释呢？

以上是我们几经争论没有得到统一认识的问题，现在我们竟不揣冒昧，写此一封信，请《民间文学》编辑部转交于你，想来你一定会给我们指教的。

此致

敬礼

安徽省蒙城县文联民间文学研究小组

1961年9月22日

发扬民间文学的教育和战斗作用

——谈民间文学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服务问题

新近从农村来的同志说，《红岩》、《林海雪原》一类长篇小说，农村干部也很爱读。这些读者有的是扫盲过后才认字读书的。这是一个好消息。我问：那里对民间文学作品的反映怎样呢？回答有些令人失望。据说，新民歌、民间故事的集子，乡村里一本也没有。在一个县城的文化馆里，书架上摆着两三本《中国民间故事选》和本省出版的民歌、民间故事集子，也有《民间文学》月刊，而由于借阅的人很多，都被磨得皮残角卷了。另外一个地方情况却和这很不相同，那里人民公社的生产大队里是能够看到很多民间文学书刊的，据说县文化馆里办了一个流动图书馆，由各公社的生产大队共同出经费购买图书，各个生产大队成批地轮流借阅，其中民间文学书刊就有七十种。从这些情况看，农村里并不是不需要民间文学读物，不过群众不容易得到，同时，民间文学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应当起很好的作用，这一点似乎还没有引起大家足够的注意。

有一种看法认为，民间文学都是些旧时代的东西，新作品也很简单，没有什么搞头。意思是说，民间文学好多作品内容陈旧，新作品好的又少，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没有什么好处，甚至是有害的。

不错，如果谈到宣传社会主义思想，谈到改变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最好是多阅读我们时代的诗人、作家的新作品。农村干部爱读《红岩》一类小说不是没有道理的，这些作品描

写当代的重大斗争，宣传革命思想，容易使读者受到启发。为广大农民读者创作新作品，显然是我们今天的诗人、作家们的重要任务。不过我要说的是：不要忽视民间文学的教育作用。因为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各种文学艺术中，民间文学也有它的不可忽视、也不能代替的作用。正如打仗要使用各种武器一样，宣传社会主义，无疑也需要采取各种形式。民间文学，本来就是劳动人民的文学创作，过去为群众所喜爱，今天也仍然在口耳相传；那末，在向广大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时候，不也应当利用这些民间创作，很好地发挥它们的教育作用吗？

民间文学本来大都是从农村群众口头上搜集写定的，现在印成书以后却回不到农村去，这岂不也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吗？

—

民间文学对于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是不是需要的呢？

肯定是需要的，而且民间文学在这方面能够起很好的作用。民间文学中有着大量的热和光，可以为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贡献力量。有很多优秀的民间创作，可作为对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教科书或辅助读物。

最近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许多地方都在写村史、社史，续翻身农民的“家谱”，这是向年轻农民和子孙后代进行阶级教育的好方法。用文字写成书，比依靠口耳相传使后人不要忘记我们这一代推翻阶级压迫的革命历史，自然要可靠得多了。在回忆过去土改斗争的时候，如果引几首贫雇农翻身以前的苦歌，引几首土改时产生的揭露和嘲笑地主恶霸的民歌，在回忆合作化的历史的时候，如果引几首在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中产生的反对单干和歌颂合作化道路的新民歌，那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事实上，贫、下